

谈中药处方名称书写的几个问题

孙守祥 (济南军区总医院, 济南 250031)

中药处方是实施理法方药的前提。但在中药处方药物名称的书写中，常常出现同物异名、同名异物、生僻古名、潦草等问题，给处方调配带来诸多不便。本文试就中药处方名称书写中的问题，谈几点粗浅看法。

1 不要用生僻的古名。中药的名称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。一些古籍中还保留着大量古名，如卑盐(麻黄)，灵通(甘草)，蜀脂(黄芪)，节华(菊花)等。这些古代名称既乖僻又生疏，作为研究古籍是需要了解的，但不应作为现在的处方用名，我们在应用古方时，应将古名译成现代常用名，以免引起误解。比如山药原名薯蓣，至唐代因避代宗(名豫)讳改为薯药；至宋，又避英宗(名曇)讳而改为山药。山药之名不论药用或食用，已被广大群众所

熟悉和接受，作为处方用名就应顺其自然而用之，没有必要再写古名薯蓣。再如古之通草即今之木通，古代通脱木则为今之通草，如果照抄古方，岂不引起错误。

2 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中药，应统一规范处方用名。一味药物除去生僻的古名，常见的别名也有几个，如金银花就有金花、银花、双花、二花、二宝花、忍冬花之别名。名称太多令人有复杂之感，而两种以上药物共有的别名，则无疑更易引起混乱。如香薷与胡荽都有香菜之别名，重楼与拳参都有草河车之别名，半夏与天南星都有野芋头之别名，佩兰、牛至和零陵香都有香草之别名。《本草纲目》第二卷序例中，五物同名有一，四物同名有五，三物同名有32种，而二物同名的种类则达269种之多。就

是1991年出版的《中国药物大全》(中药卷)全书共收药789种，两种以上药物共有的别名达63种，其中三种药物共有的别名有6种。笔者认为，同物有多个异名的，可考虑规定其中一二种为处方用名；而同名异物的药名，则不应在处方中出现。

3 某些相近药名应注意区别。如丹参的别名山参与人参之野生者，丹参的别名红参与人参的炮制品红参，地榆的别名山枣子与山(酸)枣仁，夏枯草的别名灯笼头与锦灯笼，芦根的别名芦头与人参等的根茎，益母草的别名枯草与夏枯草等。这些药名在写法上相同或相近，在处方中出现是很难区分的，历史上也有发生药名相近引起的混乱，如古代有将远志写成小草而与甘草之小者相混的事例，所以相近药名应避免在处方中使用。

4 地方药名不应做为处方用名。中药的地方名称往往受到地区历史、文化的局限，有地方的特点。如人参在东北地区俗称棒槌，茜草和葎草植物形态相近，均蔓生而粘腻，在山东地区都有拉拉秧的称谓，枸杞子俗称红果子，猪苓称野猪粪，苍术称枪头菜，薤白称野蒜等。谷芽在南方是指稻芽，在北方则指粟芽，济南地区习惯将一些药物的常用炮制品不需注明炮制规格，如种子类一般常用炒制品，处方写麦芽应取炒麦芽，生麦芽和焦麦芽则要注明炮制规格。显然，统一处方用名，对避免中医药地区间交流的混乱现象是必要的。

5 拆字用名应注意不用或少用。将原药名中某字一分为二拆开，或拆出药名某字的一部分与另字组

合，派生出新的药名，也属常见的难辨药名。如信石称人言，僵蚕为天虫，白胡椒为白古月，硼砂为月石，全蝎为全虫，藤黄为月黄，射干为寸干等。据说，信石性猛如狼，称之为砒石，因产于信州为良，故称信石；后隐去字面，拆字为人言。观其本意，隐去字面能避免病人产生恐惧心理，与治疗有益，其它则有省略笔划，方便书写之虞。这类名称如广为人知，约定俗成，笔者以为可以谨慎使用，有些生疏难辨则不可使用。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拆字方法如果推而广之，生出一些乖僻的名字来，则大不可取。如信石拆为人言，而砒石则可拆为比石，如此这般，岂不乱了规矩。

6 一些随意简化的药名不应使用。中药名称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相联系，每个药名都有一定讲究，往往有一段故事，有一个出处。如上文提到的山药。再如甘草能和诸药，故名国老，梔子因其形如卮而名之。而我们有时见到诸如支子(枳子)，香元(香橼)，只实(枳实)，双皮(桑白皮)，高本(藁本)，者石(代赭石)，火香(藿香)，巨麦(瞿麦)等，与原药名相去甚远，且与本来意义相悖。有些民间传抄的药方，更是别字满篇，许多药名都用简单字取代，其简化程度令人吃惊。有一种说法：“中药无别字”，反映了中药名称别字太普遍，不视其为问题。如不规范之，中药名称的混乱必将导致用药的混乱。